

周
易
訂
疑

周易訂疑卷之二

梁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

象引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其于天下何行而不得。訂疑循物不如循理。故亦有大通之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演曰。人誠至順。料他力量能為職分當做得事。去為去做。究竟

可通達无碍。

註馬在下而行者。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案牝馬是至順。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上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西南坤是陰也。今以陰詣陰。為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貞吉。

訂疑註疏以牝馬為至順則卦辭何不云牝牛不如程傳健順
之說其西南東北之說本之彖傳而程氏所宗也
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訂疑本義宗之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
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句虛伊川只見彖傳押韻
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非也陰從陽者也待倡
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
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西南陰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
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訂疑註疏傳自先迷後得以上主
人事言是也主利以下言也道非也卦辭本義原主占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是虛字。本无四德底意思。彖傳中方有之。又曰。乾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蒙引若牡馬。則全是健。牝牛則又是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

訂疑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健。蓋順而健。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詭隨而全。无主。

意所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健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述其論剛柔之義曰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愚謂子道妻道莫不皆然本義釋文言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乎蒙引牝馬牝牛之說足正註牝馬順之至也之誤要非順外有健云則又同朱子柔順堅確之見不可從矣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無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迷後得主，利亦然。訂疑此是泛言陰陽之大分，凡物之属于陰陽者，莫不知此。而人事在其中矣。非謂此段指造化言也。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大抵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蒙引先迷後得，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言任己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

訂疑若占法則就一事之首末言亦可

又曰。但言主利便見不主義矣。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

家是也。

訂疑既以利對義言。如農工商賈等求利之事也。如學

者祿仕亦是。胡氏及近儒皆以義為斷制。利為順利。說不去。

演曰。後得有明諉之。以為後者。謀不若人。智才不若人。勇不先人。而用于人焉。有潛處之。以為後者。有智不敢自用。有勇不敢自專。人為功而吾為集焉。

訂疑此力量職分之說。

廬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

訂疑據

註是指坤位西南。解卦本義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九四入坤。蘇

亦從之。則龍氏之說亦有理。蓋本後天卦位也。

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訂疑似指後天卦位。安順之為也。貞。

健之守也。分言之。從彖傳。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卦辭正旨。

訟九四本義。安處于正亦然。

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安貞分而言之。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合而言之。則以順于健。

為正。訂疑順乎健。此另一義。因本義安于正之句法而誤也。蒙引云。順乎德。不若順而健。順而健。健在己。順乎健。健屬人。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此象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姜里之囚耶。訂疑勅繫辭傳之說。味安貞

吉之辭。文王之心。盡于此矣。今觀自牝馬之貞而下。反復致戒。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訂疑愚謂彖辭亦周公所繫公之心事亦如此。西南得朋。謂乃

心王室之諸臣及宗周之諸國也。東北喪朋，謂三監淮奄諸叛國也。君子指占者言，有攸往以下，謂占出行者，先則迷，後則得，而其行也為謀利之事。又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本義正如此。世儒將占卜事盡行抹殺，專言道理，遇此等處便支離附會來說，殊失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愚得汪氏所性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疏：天亦至極，包籠于地，非但至極，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

而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曰資生。訂疑專言乾坤而不言元。夫音程傳亦然。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訂疑如疏。○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訂疑二始字便切。元字蒙引云。生者形之始。始字細看。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代之。便不可。

梁○山○來○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疏○言○无○疆○者○其○義○有○二○一○是○廣○博○无○疆○訂○疑○是○橫○說○正○肯○一○是○長○久○无○疆○也○

程○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无○疆○也○訂○疑○本○義○本○此○

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无○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訂○疑○亦○橫○說○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也○即○乾○之○不○息○也○直○說○皆○本○疏○意○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蒙引坤有四德，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合于无疆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于元于利于貞言之，皆可也。如聖人之德，該仁義禮智，稱聖人者，或只于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于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為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然光大自含弘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訂疑此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乾元已然，彖傳以元德統天，故釋利貞處亦本統天之元而言也。○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

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行。正以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

唐凝庵曰。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

厚象。訂疑此即大象本義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訂疑傳與本義皆順柔傳本文而釋。

本義言利貞也。至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柔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自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

訂疑或問依卦辭此問斷不可少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為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為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彖傳何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屬下解。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

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又乾卦彖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道之柔順利貞而故作此解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即當如程傳及本義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顧卦辭之說也。本義所行如是二句直當刪之耳。

問君子攸行朱子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貞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

慶矣。訂疑此申卦辭本義之意。

訂疑若依朱子卦辭本義。截君子攸行句屬下文。此處亦儘可用。但彖傳此處每二句為韻。以君子攸行屬下文。則上節少一句。下節多一句。不成文體矣。

彖引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柔順利貞。即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又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為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云。斷自先迷以下為占。

訂疑孔子作易傳不似後人講說。定要前後一例。如乾彖傳以元亨分說。至利貞則只籠統說了。坤彖傳亦欲如乾彖傳。通分四德。故于元亨處亦分說得明白。但利牝馬之貞於地道生物處有難說者。故舍曰地道而姑言人道。以君子攸行承之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程傳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于陽者用也。

訂疑此亦從疏說與卦辭同然就坤道生物之功用說則不成
理解矣坤道生物宜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
得喪乎又豈吉慶之可贊勸乎

平庵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
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訂疑就
地道推開說便有理矣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
半也訂疑此當于卦辭言之東北離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
慶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位陰柔至此自立脚不得如慢水中

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之西南是終有慶也。訂疑不知如何反之西南。彖傳中本无此句而忽然補出。蓋孔子既反經而朱子又反傳也不若程子各以本文消息為安。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蒙引此非定說依本文牝馬是一物順而健是一意其先迷而喪朋者以非順故也非謂以牝之柔順故先迷而喪朋以馬之行健故後得而有慶也。訂疑蒙引仍是要非順外有健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之意。

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

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朱子曰：是如此。訂疑越常過分底事。即陽剛也。做不得。故曰：亢龍有悔。

蒙引迷錯也。道路也。如陰陵失道之道。先不正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是不利之義。不只失理而已。失路不必拘。在道路只迷錯便是失路。直貼迷字。猶乃與類行。貼得朋字。訂疑此數句。玩卦辭。承君子有攸往。來自宜就出行上說。故本

義西南得朋。二句上各着一往字。

說統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

訂疑說統得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愚謂宜云
乾剛健故可先可後坤柔順不能如乾故可後不可先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訂疑如卦辭本義安順之為貞健之
守之意蒙引乃見天則段可參看

建安丘氏曰无疆事其天德也唯地為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
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
蒙引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安貞之
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言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程敬承曰、坤唯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唯順、故能安貞而應也。

蒙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訂疑物、指民言、杜光本曰、觀程子此說、便知不得以坤為

專言臣道、玩坤、大象為地、勢坤、益信、乾、大象當為天、行乾、

本義地、坤之象、云、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

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高下相因之无窮、正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

周○而○明○日○又○一○周○者○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
至○字○極○字○亦○貼○重○意○ 訂疑至順極厚

李氏天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飛航講意為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為民性計。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天○下○萬○世○綿○萬○載○恆○之○美○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持載者。一而已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傳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

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蒙引陰數退○退則多而至于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于多○故七少而九老○訂疑此乃定說由來舊矣○非自虛齋始也○近陳伯玉謂陽者君道也○務于長○故取盈數而九為老陽○陰者臣道也○忌于進○故取少數而六為老陰○亦是此意○

本義夫陰陽者造化之本○至其旨深矣○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

一賊○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
已○陽生于北○長于東○而盛于南○陰始于南○中于西○而終于北○故
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
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
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于其
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雲峯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辭○本義
于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
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

陰陽消長之際。陽為生。為淑。為君子。陰為殺。為慝。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訂疑陰陽之淑慝。生來時便已分了。雲峯單指流行。蒙引取之最是。

蒙引聖人于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

訂疑陰陽消長。不獨君子小人之進退。人欲之勝天理。臣之弑君。子之弑父。妻妾之殺夫。宦寺之侵朝廷。敵國之凌邦家。皆以漸而然。

本義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訂疑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萃亨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本並無此字。按繫辭傳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則易之有辭有占其常例也。有辭而无占。如坤初六之類。有占而无辭。如訟九五。恒九二之類者。或脫去。或變例也。其有辭无占者。或占在象中。如坤初六否六三之類。即辭象而觀之。吉凶可知矣。如隨上六。咸初六上六。則吉凶未定。而夫子于象傳中斷之。

象曰

疏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訂疑此乃費氏之易非
古易也。朱子謂孔氏未見古易指此。○王弼于各爻小象傳加
象曰二字自坤卦始。而乾卦獨无。何也。乾卦依費直本前人未嘗道小象傳
與破學者耳大象傳相連。則大象傳之象曰二字可以貫小象傳。故象曰
二字乾之小象傳不更加也。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
辭。及至輔嗣以為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
辭各附其當爻下。如元凱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朱子曰。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經文。以象象文言雜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

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云。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于費直。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

訂疑費氏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釋經。不知作何制度。以分別經傳。將經傳平行並書。于經高一行。傳低一行。書之于。抑大書經而細書傳。于不然。彖傳象傳文言。何以與經別乎。王輔嗣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蓋恐其相混不得已而然也。至以彖傳附卦辭下。小象分附逐爻下。則王氏因費氏附近易了之意。而使之益相附近也。愚謂使經傳附近。而義易尋省者。費氏固功之首。

而因之大亂古經者費氏又罪之魁也京山郝氏解易悉仍王弼舊章翻謂博士家不當承邵朱之說病分經合傳之非古豈知今易作備于費氏遂致十二篇之易割裂淪亡其害之甚不止于經傳之无別哉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訂疑必如此則文理通暢而不複

習靜劉氏曰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疑之霜

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訂疑：劉氏得按本塞原，憂于方盛之旨，而語久員。當云五月一陰始生，驗之井水已寒，但生而未凝，至白露霜降，向之生者，今始凝矣。疑成也。霜凝不已，堅冰至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馴致其道，以至于窮也。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蒙引：兩其道同，謂理旣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

者。至六五便不同。欲學者且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朱子曰。坤卦唯這一爻最純粹。五雖君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說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德。不待習而无不。利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病。從頭到尾皆然。○訂疑程子本註疏之說。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云。上至末。○朱子曰。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无不利。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訂疑此語。欠活。失勉人之意。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為。

不言也。下皆做此如此。則自然看得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此是成德之事。或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白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學者須習。至于不習。聖人作易。未有此意。訂疑不習无不利。朱子此答是正旨。

蒙引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孔子謂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唯九五足以當之。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坤一卦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

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唯六二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乾剛健中正之卦。九五剛健中正之爻。坤柔順中正之卦。六二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曰知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

又曰。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不可依。須說六三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又曰。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以占言。則所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

无不利。訂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是據本義而誤也。

訂疑直方大辭也。不習无不利占也。本義當云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象為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占為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方是諸卦爻本義之通例。朱子之答或問得之矣。今乃云。殊不可曉。蓋緣象傳以地道光也。安在不習无不利之下。似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地之道者。故因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六二之德也。蒙引又從而附會之。非。象傳地道光也。猶柔傳應地无疆。謂直方大地之

道也。今六二得坤道之純，則于地道无不合矣。是有光也。故不習无不利，非謂地道不習无不利也。文言程傳推闡就用无不周施无不利言自是爻辭正旨。朱子本義已取其說，不知此處本義如何。又如此說。

蒙引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賤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又曰語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本義稍戾。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九

正誼堂

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當人。○孔子彖傳則把坤當地。○訂疑朱子本義分地道六二占者作三項。○只要意思未歷明白。○解書之體當如此也。○聖人作易來路有由頭去路有歸落如柔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是地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是爻辭直方大之來頭也。○占者有其德云云是爻辭之落頭也。○來頭是先說繫辭者取義之所。○以然也。○落頭者是教占筮之人之所當然也。○凡看易皆當如此。○必作三項。○方明白在易辭之所取義皆卦爻所具見成底在占者則皆人事趨避所

當○然○見○成○底○无○功○夫○當○然○底○則○有○戒○勉○之○意○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云○云

雙○峯○胡○氏○曰○地○之○生○物○也○藏○于○中○者○畢○達○于○外○而○无○所○回○曲○此
可○以○見○其○直○訂○疑○與○本○義○不○合○本○義○直○以○體○言○此○以○用○言○乃○其
動○也○直○爾○因○象○傳○動○字○而○誤○也○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
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此○通○書○成○之○者○性○也○朱
子○大○註○之○成○不○可○作○貞○者○生○物○之○成○底○成○字○若○其○大○則○地○之○无
不○載○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

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宜待學習而後利乎補出爻辭本義
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意不習无不利能不指地道說

蒙引六二之所為其主于內者直而行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
大不外是矣訂疑以所為二字解動字是以直為念之動方為
事之動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辨見上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蒙引皆以六二之動作言動之動本義不
特釋之想亦從程傳也愚獨謂此動字乃繫辭傳六爻之動動

字動即變也。謂老陰變為少陽也。占易者用其動爻故也。繫辭傳又曰：爻象動乎內亦以變化言。故本義于功業見乎變云。變即動乎內之變。夫爻者言乎變者也。象傳于此爻發其例曰：六二之動。蓋言占得坤卦而六二爻變也。其辭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者。由六二得地道之純充寔而有光輝也。光字暗釋大。字若不。是德益明。

字若如諸家以動為言。動之動則義以方外為動可也。正以直內句說不去矣。且六二非人也。豈會動乎。季本曰：陽以九為變。陰以六為變。變則動矣。即予說也。杜光本曰：動字作六爻之動。底動字主操者言不特一切障礙盡行掃除且與下不習无不。

利○句○相○照○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皆直述爻辭○无復意解○獨以地道光也○一句通釋之○不言大者○省文以叶韻也○孔子彖傳多詳○象傳多畧○或但述本文而加一二助辭者○讀者不必另生意見也○

六三合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云○朱子曰○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訂疑合註疏程傳本義而兩存之○本義為正○註疏程傳皆從文言○本義獨主占法○

蒙引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

訂疑凡讀書固看文意亦須看是何人說話及因何人說話方得他本意如看易須看卦爻材質德性方不涉夸大蒙引此節于註疏程傳本義之外窺見繫辭之由。

蒙引口講大槩云有士于此內溫明體適用之才。是含章也。且當藏器待時勿炫于外為其才稍弱未可急于進也。然才之溫于已者終不容掩或委贄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

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
 以成功訂疑此說舉業家必從以有文言成說在先又便于作
 文也然以六三之才質言則須是如此蓋人品不同事業自異
 有大任之才有因人成事之才因人成事者非必不好也

或曰含章可貞是處從王是出洪氏曰不然訂疑此却是正旨
 今人皆以含章為臣道則爻辭何不先言或從王事而後言含
 章可貞乎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
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
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訂疑程傳本文言文言乃申
象傳象傳乃孔子之意非爻辭正旨也必如朱子本義乃正旨
爾

蒙引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
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
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於王
事便得為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

句○直○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
句○何○用○○換其羣元吉光大也該○換○有○丘○匪○夷○所○思○萃○有○位○志○
未○光○也○該○匪○乎○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引○吉○无○咎○中○
未○變○也○該○乎○乃○利○用○禴○訂疑此類尚多當例推

訂○疑○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為○意○
象○傳○以○時○發○也○便○擊○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為○一○意○○或疑依文
言○程○傳○等○說○既○云○无○成○矣○何○又○云○有○終○乎○曰○无○成○者○當○成○功○時○
則○歸○于○君○而○不○敢○居○其○功○也○又○按○无○成○不○但○善○則○歸○君○而○已○昔○
引大剛○况一番易之為用史周史類靡○笄○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濬○爭○功○于○平○吳○范○通○譏○焉○

唐彬與濟伐吳為先驅。所志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漢之韓彭。晉之鍾鄒。非无成功而有終之難。何哉。雅不審此。以成功自居。故爾。書曰。汝惟不矜。莫與爭能。汝惟不伐。莫與爭功。此无成有終之意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訂疑程傳就大臣言。○本義括囊言結囊口云。○朱子曰。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不止言大臣。凡得此又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訂疑譽者過寔之名。本義未確。易中言有譽多矣。不必解為過寔之名也。只是名譽便是。

廬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深有功于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諛苟容。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小人之流也。豈易之旨哉。

蒙引一說重陰是全无才。而其于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內含章美照。看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于固守之意。故為括囊之象。

訂疑此說于本義有情。或疑象傳文言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傳文言各不相悖。當元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有為。則避世而去。自是清矣之品。若大有為之才。如禹稷伊望。當不肯與草木

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憲季次，其括囊之謂乎？

蒙引：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專指隱遯一節言也。

程敬承曰：无譽非惜之，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于桓靈之朝，以譽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說統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有時而發。括則无時而出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

訂疑象傳專以謹密言。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云云至大善之吉也。

訂疑註疏皆就臣言。程傳同。而有羿莽女媧武氏之媿。固非爻辭本意。隆山李氏以為皋夔之臣。縉雲馮氏以為居攝之臣。二

說亦似元害。但與文言正位居體之義不合。趙汝楨以為后亦非本義。據文言正位二字而定為君位是矣。愚以為亦是侯伯之君。非天子也。蒙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中順之德。充諸中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黃裳之象。不主。函道說黃裳亦不分說。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與內字同。此黃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

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己，則盡己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為大善之占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于外也。○蒙引：黃裳是中順之見于外者。故曰：文在中也。謂之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也。○訂疑：中庸簡而文，溫而理。文理即在中之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云。○雲峯胡氏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之禍于

○無○後○易○廣○之○說○皆○針○鋒

其始相對龍戰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

蒙引龍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也。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

不去且接下其血玄黃亦不來其血即龍之血也。訂疑即臨川

王氏說。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

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

陰亦傷也。

蒙引陽統陰陰本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

矣。陰既敵陽陽雖不能制陰而亦不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

俱傷陰果必勝乎。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

獨克之理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占者大樂是陰類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演曰此與初之馴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馴致之道

用六利未貞

本義用六云：至末。朱子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體依舊在。訂疑即朱子此言推之見乾雖變而為陰，然乾體亦依舊在也。○用○九○用○六○本○義○如○此○看○尚○有○何○疑○何○弊○故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坤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云：用六利未貞與乾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即乾之利貞也。正謂占本卦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也。

豈特乾坤即餘卦六爻皆變筮法雖云用之卦彖辭然本卦之體亦依舊在不得盡用之卦彖辭占反置本卦彖辭不用也若置本卦不用而盡用之卦則卜筮之時太筮有神何不即予以之卦而必使其自本卦而變之卦乎

蒙引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此說可疑使當初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矣又何自知其不足于元亨耶况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且坤六爻皆變既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又何

不兼元亨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即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即依舊是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未貞。所謂沉潜剛克也。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為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象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洪範筮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已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為主。而以

之卦參之以本卦為事之始以之卦為事之後應以本卦為已
事以之卦為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
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為陽大陰小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為純坤終為純乾始之小
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
東北亦得矣

杜光本曰由訂疑釋之則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二
語乃本象傳以大終也來蓋坤既變為純乾其終自當如乾之
元亨利貞而始以本卦為主故用六只言利永貞而无元亨兩

字蒙引疑之。是執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而不知其有先後始終之別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峯胡氏曰。提出陰陽二字于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于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底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

以說至柔而動也剛

訂疑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謂生物有常○為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本義云○上似不然○臨川吳氏曰○坤之為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似為有見○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

訂疑此○此是上理○句前帶君子○有攸往○先迷○下帶主利西南○得朋○東北○發

朋○有○常○即○彖○傳○後○順○得○常○字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

訂○疑○此○句○當○合○下○節○為○一○段○通○贊○坤○元○之○至○也○蓋○前○數○句○已○申○坤○元○亨○利○貞○等○句○至○此○復○統○贊○坤○道○之○至○猶○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四○句○已○申○元○亨○利○貞○之○義○又○以○乾○始○能○以○美○利○下○天○下○數○句○申○贊○乾○元○之○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慘○一○出○于○天○地○但○聽○命○焉○方○其

煖然為春。地亦與之為春。及其慘然為秋。地亦與之為秋也。坤道其順乎。亦唯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訂疑此。兼元亨利貞而言是也。胡氏李氏乃謂乾主在元。坤主在貞。何也。果爾。則彖傳不應首贊之曰。至哉坤元矣。

或謂承天時行。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中。蒙引曰。此說未安。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彖傳乃順承天。寔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訂疑彖傳順承天。對統天言。乾元既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
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
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
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
至于冰小惡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云

訂疑順註與程傳皆作順習順長于本文積字由來者漸意皆

合止申象傳馴致意此本義不如傳註

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云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醃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訂疑積善積惡俱歸之心乃是根本塞原之論

蒙引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積不善亦然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大意謂餘慶餘殃本于善不善善不善皆由積而成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戡逆之事主君父當慎微言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

訂疑程傳通作一串。蒙引分作二段。蒙引為長。○積善積不善。蒙引就一人身上說。不切之家二字。愚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云。上就一人言也。積善之家。云。上合父子祖孫及一家之人。而言。猶云世濟其美。世濟其惡也。

彥陵張氏曰。不在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弑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常有。聖人戒于初。而歸本于善惡之積。其戒君父者深矣。○訂疑此言有闕名教。

訂疑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又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胡氏傳春秋于隱公遇弑○斷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拒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莧○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此○程○傳○及○蒙○引○之○說○也○胡氏于隱之觀魚于棠○斷之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于公之入○許○斷○之○曰○公即位十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興甲兵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入枋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聽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此彥陵張氏之說也胡氏于狄之入衛斷之曰嘗問河南劉奕曰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鷄之奔二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時又嘗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于晉而成于朔

其禮先亡而國隨之。此吾世濟其惡之說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將祖父之善子孫可恃以縱惡乎。祖父之不善遂及其子孫而不免于禍乎。賞延于世罰弗及嗣。非乎堯舜之聖无賢胤。腴鯨之凶有令後。又何也。曰聖人道其常。祖父果世濟其美。子孫非大不肖。必受其福。祖父即不善。子孫若能幹蠱。何遂遭殃。若夫積善而未獲福。或其偶也。否則善之未至也。積不善而未速獲殃者。當觀其究竟。何如勿止。言目前也。明太祖曰。作善即不獲福。天下无不可為之善。作不善即不獲殃。天下自无可為之惡。此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之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疏下云：義以方外，即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為敬也。訂疑當云：敬則能正。

程傳：直言其正也。云云。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訂疑此二條是正意。又曰：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

內。內直則外必方。此二條重直內。是程子平日主敬之學。然于方外太畧。恐雜于禪也。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觀此條之答。專務直內。不務方外者。足見上條所言有病。

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于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訂疑自无病。問義形而外方。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于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云云至末

○訂疑文言不疑所行分明

是解見不見本義移向不習上說恐非正旨

○朱子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元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德地不是處決定不德地截然端上正上○又曰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說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杜光本曰

敬字解直字以當作正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来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则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于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為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蒙引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君子敬以直
內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正義二字以見成之
德言訂疑愚謂是解說字義无功夫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
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
當理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之惡之本體如鏡之
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之非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
泥于靜也義謂裁制善之惡之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
媸也是之非之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于義
字亦未盡二說其寔无病正是无少和曲義是无少差錯直方

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本體存乎內。裁制見乎外。太極圖說下。朱子曰。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可疑。杜光本曰。玩敬行焉。何間斷之有二語。朱子亦未嘗以敬專屬未發時矣。程子動箴曰。誠之于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曰守之于為者。所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不如云敬義分而為內外。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直方兼有。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事為之著。皆在所謹。其謹于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于思也。其謹于事為之著。

者亦所謂守之于為也。則直方合而為一。

訂疑敬統內外兼動靜貫終始者也。蓋人心是活物。除寐而无夢之時。是无思无虑。寂然不動。其他醒底時。即无所事為。此心亦无一息閒。所以孔子說出入无時。莫知其鄉。古人恐此心不能无所繫屬。故平時設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使他不走。作向和僻上去。又恐人有坐馳者。身雖在此。做這箇心。却用在鴻鵠上去。又說出敬以直內法子。敬以直內。有兩件。或无事此靜坐。則齊明整肅。如對神明。曲禮所謂儼若思也。然此等時最少。或有事于詩書六藝。則當主一无適。无身在這裏。而心遊千里。

之外。這便是敬以直內。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以致其中者。此也。及其有感而動。將向乎事為之際。此便是動時了。則將向時所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推極知識者。省察此意。揆度此事。而以理裁之。使其不少差謬。這是義以方外。直內者不偏不倚也。方外者無過不及也。敬者義之所由精義者。敬之所利用也。義有千百。敬只一箇。此即一貫之道也。蒙引不肯以敬以直內專主靜時說者。泥于六二之動字說不去也。愚已有辨在象傳。

蒙引此以學而言之也。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文言重敬義上。

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又曰：于乾而得進修之方，于坤而得敬義之訓。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先乎敬義。

訂疑：本義後錄程傳一條，蓋由大全以程傳與本義並行，成矩單刊本義，因本義有程傳備矣一句，故並錄之，非本義原本也。履大象夬九五小象，所錄程傳，倣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

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訂疑此文言本旨。

平庵項氏曰：陰雖有美，舍之絕句，以舍之連下文者非。

訂疑爻辭舍章可貞，以處言亦泛言也。或從王事，以出仕言本義從之。象傳文言以舍章連從王事作一事讀，程傳從之。若依爻辭本義，則舍之絕句為是。若依象傳文言與程傳，則舍之連下文為是。玩文言用以字代或字，是以舍之連下句。

彥陵張氏曰：弗敢成三字，原所以舍之；心也。當以舍之連以從王事為句。

中溪張氏曰：弗敢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然。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下獨言地道。舉其大者耳。

蒙引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訂義愚謂訟六三之王事。與此爻王事不必是天子之事。如詩抑風。王事適我。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唐風。王事靡盬。不遑藝稷。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是時也。周室東遷。王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安得復有從王事者哉。凡言王事。皆泛言國事。爾如官家縣官。古謂天子。今相習為縣庭。知縣之通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

疏通曉物理也。○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進齋徐氏曰。通理文无不通。

蒙引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必並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凡道理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一理渾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知足以有別。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

此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于敬大臣則如何。于柔遠人懷諸侯則如何。皆說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養成之德言。如天性之妙。則人各具矣。

訂疑疏傳徐氏通理串言為一事。蒙引分為二件。而串言為是。疏傳本作文作何等切實蓋文言黃中正位居體皆以二字為一義。不應通理二字獨分二義也。

洪氏大法曰黃中中德蘊于心通理正形容中德之妙。即所謂美也。非中德之外別有通理。就其中而析之。則隨事隨物又各

有條理而不亂也。

正位居體

崇引正字活看。謂當尊也。體乃禮體之體。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為政之體之類。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洪氏大法曰。承上文言中德之發越也。

訂疑。貴不期驕而驕。富不期侈而侈。正位居體。則驕亢之心。不形于動靜。侈泰之意。不介于儀容。所謂暢于四支也。○黃裳二字。本是一物。分釋不得。而文言乃分釋焉。故本義渾之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按天玄而地黃。衣員象天。裳方象地。

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己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疏：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中，必通暢于外，故云暢于四支。

蒙引：黃裳分言，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言則唯中故順。爻辭合為一象，文言分為二爻，辭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寔一也。天下无形于外而不本于中者，此處孔子又是把順從中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

訂疑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云中順之德，充諸內也。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即爻辭黃裳之見于外也。蓋黃裳見于外者也。取象黃裳者，因六五有中順之德也。五為中六為順。黃中為中，通理為順。正位居體為居尊，內有中順之德，故曰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矣。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

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被諸家解得零碎无理會了。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疏陰盛為陽所疑。陽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云：

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訂疑此爻辭本旨。而非文言本義。

平庵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

訂疑。陰疑于陽。陰之罪也。稱龍以戰。陽不為之下而伐之。陰恃其盛而敢與之抗。故戰于野。陽未伐。陰至于陰之地也。陰疑于陽。則陽固龍。陰亦龍矣。故曰龍戰而无大小之差。然陰雖疑于陽。而猶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言陰亦傷而見血也。杜光本曰。故稱血焉。底血字。罕指陰講。與爻辭不同。臨川王氏之說。訂疑所以不取也。合言玄黃。言陰陽俱傷也。天子有征无戰。言戰者諱。

天子之敗也。言龍戰則陽傷可知矣。恐人以為傷獨在陽是助陰之敵矣。故曰其血玄黃。言陰亦傷不獨陽也。以抑陰也。天玄而地黃。只以玄黃分天地之色。言其皆傷不必如世說重陰陽定分為尊陽抑陰也。

震下
坎上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云々。○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雖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訂疑唐李鼎祚取序卦冠之卦首。故程傳各卦辭之前先以序。

卦傳之義補之。愚謂此當取附序卦傳耳。按程傳只本序卦釋屯卦繼乾坤之後未嘗以剛柔始交謂屯次乾坤之後也。胡氏之說非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宜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補助。故利建侯。訂疑不取卦體卦德卦象。但以理勢言。利建侯句說如彖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時。還稱元亨亦猶蠱。

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

訂疑胡氏與程傳同論治亂循環之理。甚為有見。但否剝寒暄亦亂極當治。何不言元亨。分明是震以一陽動于下有夷險之才。故可元亨耳。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云。至末。或曰。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利見大人同例。朱子曰。然。若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可疑君侯亦有臣下推戴而立者。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一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

利貞謂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所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建侯者二豫震上屯震下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訂疑勿用有攸往彖傳无文本義與胡氏皆以為申足利貞之意愚謂利貞所該者廣謂占者當屯之時凡事皆利于貞固也。

勿用有攸往者為占出行者言也。諸言利往不利往者皆然。利

建侯又另一事易為占卜以前民用一句自為一事不必上下

相蒙扭作一事如他經傳之言也。

蒙引利建侯亦須說屯難之時利于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

本義云不取初九又義者云上蓋當屯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

本義云不取初九又義者云上蓋當屯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

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宜立以為君也
○數○終○周○市○
 訂疑
 須知建侯非立天子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云上○蒙引自蒙以下本義皆云以卦
 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有
 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樂之以卦體不復拘上耳下條二
 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

訂疑卦辭本義云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猶言陰
○用○陰○陽○二○字○以○敬○後○人○之○規○
 陽耳故彖傳本義云始交謂震說者乃擬胡氏之說謂此句承

屯○次○乾○坤○而○言○不○思○序○卦○出○于○周○人○名○卦○者○不○知○的○出○何○人○如○
果○伏○義○所○命○豈○畫○卦○時○即○以○屯○次○乾○坤○乎○蒙○引○亦○從○胡○氏○非○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吳因之曰人值此時大都事求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
是一箇守正別无奇謀秘計據其在險能動豈不是掀揭天地
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苟且了分毫所以異于功名之士

訂疑大亨貞固以其動乎險中矣而貞字亦取初九之居得其
正也故初九之利居貞即卦辭之利貞利建侯即卦辭之利建

侯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既屯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若取屯難則上文動乎險中是也。若取亨通。訂疑亨通當作屯盈。則坎為兩震為動。動當作雷。此

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同。

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云云。至末。朱子曰。此孔子又別出一箇道理說。當此撥接之際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謂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

訂疑草昧之世與承平不同。不建侯分治。則九州之廣。豈一人

所能鎮撫然建侯矣。此時紀綱未盡布。恩澤未盡沾。教化未盡洽。或有尾大之嫌。或有功高之懼。或有小腆之蠢。或有遠人之擾。所以武王克殷。衆建諸侯矣。而尚有不靖之多。方漢高定大封功臣。分王子弟矣。而續有叛者之九起。蓋建侯者大利大害之所在也。然害小而利大。夫子于建侯之後。戒以不寧。亦取震義也。後世廢封建為郡縣。失屯利建侯之義意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云。○蒙引經引之。總引其緒也。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亦如此。如先正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皆借用字也。
訂疑屯大象時說多就洪荒之世言，非也。聖人作傳原以教後
人。豈三代以下遂不用經綸乎？
○世○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屯難之初以陽在下云。至末。○胡雲峯曰：卦辭有專主
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辭而發之。卦主震。震主初
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利于
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
訂疑利居貞。泛言之。利建侯。特指一事而言。後多倣此。○有云

利自建為侯者非也。自建為侯古无此。借亂之事乃後世之亂賊耳。

姚承菴曰：初九陽居動體，本能濟屯，但在屯之初，動乎險中，時勢未可嘗試，故教占者以且須盤桓，莫輕自試。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此居貞之人，衆共建為侯，可收天下之望，而成出險之功，故利。

訂疑：磐桓者象也。利居貞方是教占者本義明甚。姚氏不辨象占之分，利建侯謂利建此居貞之人為侯，尤為強合。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
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未居
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
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陰陽二字此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
君陰為臣訂疑臣當作民尊陽之義益著矣

蒙引貴以德言若以位言則是已為君了何以說得利建侯來
且成卦之主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
蒙與師之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

訂疑程傳以志行正也為志在行其濟屯之用愚謂志行正也
以釋利居貞之義蓋君子素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可失
其持守之正而為小人行險徼幸之事也蓋志在乎行正則无
終食之可遠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无須臾之可離也常人
或能勉強于平時至一遭变故遂不克自守謂正道可行于平
日非所以禦變也失之志不立也故聖人作易六十四卦大半
言貞而于屯需明夷蹇困旅渙尤詳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註冠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訂疑程

傳從之。近亦有從之者。

孔疏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餘人事亦當法此。有知人逼近于強。雖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凌。經久之後乃得與正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此。○字訓愛也。

程傳婚媾正應也。寇非禮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

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
婚媾程傳何如。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云。至末。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
字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
得有理。或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
中此等取義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
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洪氏大法曰。六二之難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如子卿之在

供推開說程傳亦有此意

漠南仗節餼毡而終歸漢室于十九年之後。雲長之在許昌辭

金却印而終歸玄德于報效之餘此十年乃字之貞也

訂疑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泛言難進之意匪冠以下為占婚姻

者言也偏指一事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程傳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道之无道之者則惟隨入于林莽

中

本義陰柔居下云至末○丘氏曰即鹿无虞者不量而進勞

而无功也。訂疑與傳不同。

訂疑按朱子他處引此亦作虞人。○即鹿二句以田獵言。君子以下乃正言處屯之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云。上至末。

訂疑程傳本義與呂氏皆以求賢濟屯為言。愚謂屯有幾般。有國運之屯。九五是有天下之屯。卦辭彖傳大象傳初九是也。有一人一事之屯。六二六三六四上六是也。即言濟屯亦有。

小之分不可混就世道上說。求婚媾程傳本義及呂氏作求賢濟屯言兩胡氏及朱子小註以男女婚姻言皆通而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蓋以六二爻辭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觀之則是男女婚姻之事。若以六四之時之才觀之則大凡人當屯難之時進退維谷不能自存。求婚媾親戚以相濟。此情理之常也。且初陽男也。四陰女也。若以男先于女之義言之則四女不宜先求初男也。故曰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

蒙引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今覺不安。大抵爻辭非為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可取以自輔也。○
必拘：男倡女和哉。本義云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本○義○分○曉○
○君○得○
求不云下之求我。○語錄謂程傳四往求初之婚媾為未然亦
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
訂疑阮曰乘馬班如與六二上六之難一也。○而云求婚媾往
吉无不利何也。○曰乘馬班如外事之占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內事之占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蒙引彼謂待求而往請問六四專為婚媾之占乎。○抑為處屯之

通占乎若專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之意果相屬乎○
若謂意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无謂也○若為處屯之通占則六
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
許之果何說也○恐程傳本義不可易二胡之說不可從也○
訂疑蒙引說是然謂上下文意必相屬則亦不盡然也○蓋易為
卜筮而設○或一爻通指一事○或一爻而言數事○或先泛言而後
又特指一事○或先專指一事而後又泛言○不比他經傳一事說
到底○只是一事○上下文義必相承也○
梁山來氏曰○明兼知已知人二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訂疑難說无損。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屯膏，是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資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按盤庚宣王乃大有為者。程傳全費講。○朱子曰

程傳也。失契歎唐之僖昭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訂疑謂

昭宗

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唱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

謂僖宗

不知東漢時若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何如。只是那

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變動。

便成大病。

本義九五難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云々至為屯其膏之象。

訂疑程傳惜五之无輔。本義兼得初九之得民。皆為九五惜也。

而非也。上有賢君。則下有賢臣。武丁之時。商道衰矣。而學于耳

盤。形求傳說。委任賢相。商遂中興。宣王之時。周室亂矣。而周召

共政。吉甫山甫方叔樊侯輔之。周室復振。今九五誠賢君乎。初九賢侯方伯之職也。六二賢相忠順之佐也。何遽不可濟乎。又辭明曰屯其膏象傳明曰施未光皆罪其聚財斂怨而不肯公利于下如紂之鹿臺鉅橋德宗之瓊林大盈以失人心至天命已去徒抱空名于上復何能為乎雲峯胡氏亦云。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下。九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疇六鄉之時必无束手待亡之理。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
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訂疑陸德明音釋乘馬馬馱作繩證
反四馬曰乘于夏音繩程傳從于夏傳也愚謂馬氏為長窮厄
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
矣東萊呂氏同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云訂疑亦與傳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東萊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止有兩途

更不容停待。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能為初筮其
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
養正乃聖功也

王氏畧例蒙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
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闇者求明明者不咨于闇故童蒙求
我匪我求童蒙也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二以剛中之德為君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以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

○蒙○至○君○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

訂疑大臣既已為君所信向則當朝夕獻善敗于君以引君當道至仁可也何又云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乎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隨事而訓誠之豈待其求而後應之乎此如師之于弟子聞來學不聞往教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若既受人之子弟而教之則朝而授業夕而程功豈復待弟子之求

之○而○後○教○之○乎○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蒙引物生之初物即序卦傳所謂萬物也。非止謂人。至卦辭方專指人。○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朱子曰蒙之意只是心裏鶻突。

訂疑蒙之地在人則為習染之汙。如互鄉之童子是也。

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以下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可見。○訂疑蒙者所以得亨句不必泥。愚謂此為

周易

訂疑

卷二

蒙

五

正誼堂

發蒙者言其當如此耳。

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云云耳。蓋文王繫辭更無兩意。比卦本義。若欲比人云云。亦可見。或曰。匪我以下。專主明者固是。至于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能時。獨不可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言。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

訂疑養。即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不責以難能。不求效于旦夕之義。

蘓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訂疑即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利貞不苟教也。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雜于異端曲學之私。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雲峯胡氏曰。卦象山下有險。是一義。卦德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訂疑卦象之義。習染之汙也。卦德之義。氣質之偏也。險而止。險。

謂跣地難制止。謂怠惰苟安。胡氏已不能安。不切險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志應也。五之志應乎二也。賢者在下。宜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自尊大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發而後禁。則捍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訂疑學當作義。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異端交錄于外。欲其純。

全○不○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云云至當其可也○厚齋馮氏曰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雲峯胡氏曰蒙豈元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讀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蒙引以亨行時中也只說到讀蒙也○在雲峯兼說到利貞非也○訂疑卦辭既說養蒙之事則早諭教之意不消說了此胡氏所以為贅也○聖功從正字生來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與本義不同。杜光本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玩上文語氣自當專指明者之養蒙說。若燕指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便已不合。而朱子語錄反專指蒙者之自養。失之遠矣。此本義之所以不從也。

○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言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認此意亢然不復與學者相

操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玩志應二字此
元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
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訂疑學而時習之即有朋自遠方來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人性
皆善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此感之本也曰有教无類自行束
脩以上吾未嘗无誨焉聖人誨人不勸之意又諄然藹然見于
辭色之間此感之情也故我不求童蒙童蒙自求我聖人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註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蒙引語類說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本義云不及山象。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考之語類。朱子說書前後不同者亦多。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原之出者無窮。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

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

訂疑按朱子曰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蔡季通云育德

是艮止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季通與蒙齋銘

分言之真氏串言之分說是○或曰德者行之體何不先言育

德後言果行曰通觀大象傳凡取兩象之義者類先下卦而後

上卦如蠱與臨是也○本義必行釋果字有漸釋育字

蒙引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

也揚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而非吾

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卦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聖人之情見乎辭。訂疑卦辭就教者言。大象傳就學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書曰扑作教刑是也。訂疑楊氏引書本程傳下民之蒙也。與本義異。其引學記則與本義同。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云云。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宗是。

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訂疑既蒙矣何知求人發他還是父兄發之或易子而教之耳
本義就發人之蒙說是正肯小註是占法

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
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義也故吝

訂疑敬敷在寬之道官之于民師之于弟皆然也

蒙引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魯資質又出在僻陋所在
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訂疑此即蒙之意蒙之地之分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无知違道犯令之類須

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以往吝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
我亦失其敷教在寬之道矣。

訂疑程傳作治民本義作教人而蒙引又兩從之。愚謂發蒙之
事治民教人固皆有之。但在治民則刑人桎梏皆寔事。所謂鞭
作官刑。扑作教刑。制官刑具訓于蒙士是也。在教人則二者是
取象所謂憂楚之威亦是教刑。但非桎梏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敬承曰蒙
之初曰發初固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曰養正。

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義目寓于法中矣。

說統此只據蒙之初論簡教法該如此。初字最重。訂疑朱子亦曰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與此同。另一說也。與象本義合。而與爻辭本義異。爻辭即指發初六之蒙也。師初六本義云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亦不論爻之材只就初字上立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云。至末。朱子曰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訂疑物所二字當衍。安能包蒙剛而不

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入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家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訂疑。

胡氏此段精極蒙引猶執舉業家數比而同之何也

訂疑本義占者有其德謂有剛中之德○觀此可悟讀本義之法當其事○印可悟讀易之法謂或當包蒙之事或當納婦之事○印可悟讀易之法或當有家之事也包蒙吉此爻之本○印可悟讀易之法事也納婦克家所及之餘事也易中此類甚多當例推之蓋易為卜筮而作繫辭時偶見卦爻中有此象具此義則並以此事繫之又或者見前人曾以某事占得此爻後來獲某應至于繫辭時看得此卦此爻寔具此理故並及之亦未可知所謂知以藏往者此也不似今人作文字一段止言一事也今人必欲比而同之貫而屬之遂以所占之寔事並看作假借譬喻語如詩之比體

可笑且如此。又本言治蒙之事而講者必扭為臣道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

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訂疑剛柔接不止子克家一事為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

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云云至末

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

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訂疑就震坎之性言亦巧。然謂六三從九二為見金夫。則不然。以上九未始非陽也。此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處。

劉向列女傳。秋胡。魯人。取妻五日。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下車謂曰。吾行道遠。願託桑下。下食下齋。休焉。婦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力作採桑。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逸之志。收
子之齋與私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呼婦至。乃向抹桑
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
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
不孝。好色淫逸。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
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取
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河而死。本義引秋胡。特以解金夫二
字。非謂其妻亦見金夫不有躬者也。

又今以此爻為蒙之不可教者。不必然也。易之取義多端。豈可

拘發蒙一事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疏以女行不順故也。○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本義順當作慎云。○訂疑順如字亦可。本義解順字多作慎不必然也。

蒙引象義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婦女有不正之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訂疑推而言之云。○既不戾本旨又可推廣餘事。主客明白。○本義无攸利專戒取女之人正旨也。○蕪戒女不必。

六四困蒙吝

程傳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訂疑傳先以六四之本質言。而後言其遠寔。○陰山李氏曰。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本義既遠于陽。又无正應。云云。至末。○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蒙引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註陽稱實也○疏六三近九二○又應上九○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唯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訂疑平庵項氏同○

程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

訂疑六三雖不遠于陽○又與陽應○然自家先陰柔不中正○如朽木○奠土良工○无所施其雕巧也○六四柔正○資質差勝于六三○然

又以遠于陽而困焉。見人之成德。一在立身。一在親師。取友也。
本義實。叶韻去聲。訂疑今本以隸小註細字分書非也。鄱陽

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訂疑小過既濟二卦本義未言叶韻。乃蒙六四艮六五未濟初六小象傳與雜卦傳本義言及之。茲謂本義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何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陰皆來比已意。

皆舉重而言。

訂疑以遠于陽為遠實。陰虛陽實。分于此矣。

六五童蒙吉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童蒙乃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此道也。

訂疑湯高宗皆非童蒙當云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

爻于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
蒙引此童蒙與卦辭小不同。卦辭只說蒙昧。五童蒙則言其有
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有安己之心。而无自
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則德性已明矣。○
飛航講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心未起。欲指底
廣如聲色貨利遊宴征伐神仙土木等言。就德業言。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也。如成王學于周公。冲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
光明。訂疑未發。指私欲言。固是。愚謂還有先入之言。一節最壞
事。初學者先入之言。如初生之兒。頭一口乳。終身性情嗜好由

此而定又猶布帛一入染缸黑子後再不入他色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雙湖胡氏曰順以柔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柔中居尊下
應九二者也訂疑當無絲一未發以聽于人上二句正起下二句也

蘇氏了心曰順柔順巽聽從之也○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
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紆雖明師亦无可成之
理訂疑此重巽與前說不同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訂疑對初言。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伐擊之。為寇指蒙極之人言。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上下不蒙。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云。至末。○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件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却事。有用。若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雲次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

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顧其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以害之也何利焉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乃益用凶事也何不利○擊蒙即今之用鞭扑當作夏楚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也禦寇是擊其好玩要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也○凡事皆然不止為

誨人也。此是餘意。正意只是誨人。

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事。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見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敢于為寇者也。擊之則不敢縱惡為寇，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訂疑蒙與寇皆不必指三也。○程傳初上皆指為治者言。初主用刑，上主用兵。此治天下之蒙者也。○本義則以治寇者影說治蒙。愚謂擊蒙本事也。禦寇別及他事也。○亦如包蒙本事也。○納婦克家別及他事也。

甯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唯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訂疑九二包蒙乃以克濟其蔽耳故李漢云剛而不逆用二與上兩箇人治之方可。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從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

而止冠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止而止之。下之順也。訂疑註上。下皆指所治之人。本義胡氏上指治冠者。下指所治之人。

訂疑漸九三利禦寇象傳曰。順相保也。與此皆艮體之上爻。皆言禦寇取止之義也。寇者人之所同惡。我能禦之。故蒙曰上下順漸曰順相保。皆就實事言也。

三三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乾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本義需待也。云：至末。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怕易以知險也。需而有孚，如何人之所需，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貴有孚，所以能有孚者，以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光亨以心言，即坎之維心亨。有孚以心言，貞以事言，謂需得好也。光亨亦是心光亨，吉亦是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不正者，故兩言之。有孚，光

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為而且待也。如迫于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其寔心中有多少煩躁。如何得光亨或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吉之理哉。且如欲為盜賊去劫人。以時勢不可而且待之。且甘心待之。然其事不正。豈亦得吉。又舉業家咸以君道說。乃彖傳位乎天位。意卦辭蓋泛論事理也。涉大川需中之一事。時人作濟大難言。亦是舉業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因窮矣

訂疑坎在前而能需者正以其剛健也程傳似聖人恐剛健不能需今幸其能需而云云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只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是乾去涉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訂疑往有功也彖傳似已推開說者不專以涉川言也朱子答呂東萊曰方讀得上經其間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者

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全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
占○中○之○象○得○數○事○極○成○二○事○有○于○易○真○未○嘗○夢○見○也○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
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
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
吉之類凡此之類不一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由
朱于此言思之則予前者蒙九二之納婦克家及上九之禦寇
為別及一事之說有據矣屯之勿用有攸往豈非他事元亨而
獨不利出行乎需之利涉大川豈非他事固光亨貞吉而涉川
尤貴于能需者乎○需字當作衍文

蒙引利涉大川文王本意謂占得此卦者利于涉川而已或病其拘而先儒往之用已意立說謂凡利涉大川皆利濟險難之義則是以涉川為占中之象而非直指之辭矣如乘木舟楫之類便不通訂疑如訟云不利涉大川于濟難上說不通便又云不利駕虛誕之辭則于入于淵句又說不通了不遇難者得此占為无用矣且人之涉川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商賈行役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拘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疏坎為險為雨。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需待之義。故不云險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云雲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意。故云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訂疑象傳原无取卦德之例。故不云險。

程傳君子觀雲上于天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東萊呂氏曰。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

○朱子曰、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訂疑程傳呂氏皆就學者說、飲食宴樂中有涵養工夫、朱子此說亦指學者言、而不說工夫、愚謂學者家修工夫、无有窮盡、以孔子之聖、猶憤樂終身、刪定之功、死而後已、那有无所復為之時、即曰以飲食宴樂為涵養、然亦未已、本義事之當需者云、便該得廣無可疵議、

飛航講意必在已所當為者、俱已停當、方可俟、如成康際、文武周公之後、法度已立、紀綱已明、始不容更有所為、若一切不事

事則非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氏畧例避險尚遠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云云。蒙引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即乎貞是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違也。犯者自

作孽不可追也。郊沙泥血穴時也。勢也。天之為也。不犯難而用
恒。衍在中而終吉。敬慎不敗。勿自致寇。順以聽而出穴。敬不速
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孚貞。蓋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云：蒙引沙則近于險矣。在人事則如
與不善人為鄰。或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以地言。事與時亦
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
太史為輔氏。是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于虞之時。百里
奚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時之近乎險者也。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五

正誼堂

訂疑智果早自別為輔氏。此亦時之近險者耳。如蓬伯玉聞孫

時事之分亦不肯奇如此

林父寘殖之謀廢。則自近闕出。孔子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

至河而反。乃事之近乎險者也。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在人則為小有言。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訂疑程傳本義同意。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是能寧耐者。訂

疑德程未之行意恒易有寬意

訂疑按周禮註。下平曰衍。以地言。從沙字生出。衍是近水之沙。平坦不隔。江海之瀕。其洲渚之高出者。皆砂磧所壅也。今需于

沙○雖○近○于○險○然○九○二○以○剛○在○下○卦○之○中○則○如○沙○之○平○衍○可○以○暫
據○尚○不○至○遽○溺○也○偶○見○及○此○漫○錄○之○然○十○翼○中○于○此○等○處○瑣○碎
字○不○屑○着○意○必○不○特○釋○沙○字○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蒙引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
行言○所處之地○已濱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
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

洪氏發明曰○三居危亂之邦○為需于泥○使以剛中處之○猶可不
陷○乃過剛不中○祇自速其灾者○大抵諸爻去險遠近係乎位○其

陷不陷則由乎德也。初得意遠去。二知幾固守。三則自取禍敗。飛航講意。陳蕃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節。卒為所傷。是也。訂疑如黨錮諸人。是也。陳蕃猶不甚切。

訂疑處危亂之邦。是舉其大者言之爾。凡事皆然。不止此也。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四交坎體云。上蒙引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

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唯柔正則能需而不進。然非束手聽命。其間必有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梁山來氏曰。坎為血。又為隱伏。穴之象也。

訂疑或謂二為王臣遇難者。四為大臣懼國難者。愚謂不如泛論人。可用。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順以聽為出自穴一句設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則為寧耐就柔得正說則是能聽順然揔歸于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訂疑本義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與程傳同意○朱子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今不可考

蒙引象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即九五之需于酒食安以待之者也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以貞吉

訂疑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即此爻之意

梁山來氏曰優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擾無為而治者也○洪氏

大法曰漢文躬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
默以待化是已○蘇氏了心曰其于天下事當為者已无不為
至此唯端拱无為以俟太平之自至爾此人君處需之正道也
由是无為而民自化篤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訂疑補出當為
已為意好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于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
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梁山來氏曰即彖傳正中○訂疑此已並貞吉釋之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終欲上升不待召喚而自來。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居險之極極則變矣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人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訂疑不當指三客為剛暴。

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云云。○蒙引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

唯不能禦亦不當禦亦不願禦也。九三吾正應也。初二吾正應之同類也。亦必于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為以情而言。上在險中不能自振得同類之來云何。不喜而欲禦之耶。且三人非惡客也。終吉者借三陽之力以出險也。訂疑辨得痛快。梁山來氏亦云。○杜光本曰。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本義。此語亦是誤信了。程傳雖甚剛暴四字。

蒙引六爻吉不同。不全係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能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亦不得終吉。三去險雖近。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致寇。

至四入于險矣。然以柔得正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而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王弼畧例。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若以上為陽位。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註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

本義以陰居上云：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三原王氏曰：雖不當位亦為未大失。况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訂疑王氏說近亦有從之者。然困上六亦云未當也。便說不去。愚初以為此或夫子一時之偶誤。然于困上六未當不宜又誤。從程朱之說可也。

乾上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言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訂疑程傳與疏意同

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尚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賄蔽罪邢侯是也槃澗董氏曰坎險為窒

紫引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為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
中者言非指理直也觀上九本義云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
勝可見

訂疑天下亦有理直而訟或為勢力所抑而不得伸其情者亦
只得中止若恃其理直而必求伸亦必得凶此事愚嘗親見不
可勝記疏自有理胡疑初曰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盖无理者
聖人自不許其訟其吉凶不屑論了其言訟者必有理者也觀
初之不永所事而終吉則知終凶不止无理者矣

洪氏大法曰涉大川无其理而駕其辭将无所不至反以喪寶

取敗故不利。訂疑本疏傳意然與上文似復。愚謂此自別及一事耳。

陸膚成曰。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張侗初曰。終凶者。如恃其孚。終極其訟。以求全勝。便是不惕。則不止喪德。且怨結禍深而凶。○訂疑說到此處。令理直者亦廢然思反。真有德之言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蒙引上剛以制其下。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上又為其所脅。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內險心既忍。

于害物外健力又足以遂奸以二人言之已險能挾彼之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蒙引釋中吉而兼引有孚窒惕猶同人釋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釋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又曰剛來而得中易中卦變首此朱子啟蒙考變占下註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也伏羲作易六十四卦

一齊都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大全卦變圖下註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旨也。訂疑卦名亦有以卦變取者，如隨、賁、升是也。如名是伏羲所命，則卦變亦是伏羲所取矣。若止為後天所取，則伏羲名卦或別有所取，而孔子彖卦或非卦名本意，皆不可曉。索引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豈君子之所樂哉。謂之不可只據理言。

或曰尚中正尚字。貼利見意。是人尚他。蒙引曰。如此則與九五象傳同。

訂疑彖傳象傳。互相發明者多矣。同亦何妨而致之乎。

象曰天與水遠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遠。所以成訟也。○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訂疑本義從此。○王龍溪曰。此即臯陶期无刑。孔子使无訟之意。非但慎交結明契券也。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耻而能讓。皆謀始之道。○彥陵張氏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三

正誼堂

曰○作○事○謀○始○不○專○為○絕○訟○而○德○訟○之○道○亦○在○其○中○凡○事○遠○于○人○情○者○必○杜○其○隙○則○爭○端○自○絕○凡○亦是舉此二者以舉其餘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分○門○戶○是○也○

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蒙○引○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兩○端○

訂○疑○君○子○爭○是○非○小○人○爭○利○害○然○能○別○是○非○不○必○言○利○害○所○以○无○訟○爭○利○害○則○不○復○顧○是○非○所○以○多○訟○看○來○聖○賢○只○求○一○箇○是○已○苟○是○矣○自○不○必○復○爭○况○斯○民○之○直○道○猶○存○乎○若○爭○利○害○則○人

多有爭小上之利而後來呀爭竟得不償失者論其致訟之始
○言○足○備○謀○始○之○一○異
皆不能懲忿之過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註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胡氏曰不曰
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異其不成訟也○訂疑不用陰
柔居下二義亦自成理

訂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程傳本義臨川吳氏同

飛航講意陰柔无主訟之才居下則无可訟之勢

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難
○不○佔○才○變○亦○不○變○出○理○字○深○甚○固○甚

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于○訟○而○得○吉○一○說○小○有○言○貼○不
永○所○事○非○也○寔○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
訂○疑○卦○之○六○爻○除○九○五○為○聽○訟○之○主○餘○爻○皆○貴○柔○而○賤○剛○故○雖
以○六○三○之○陰○柔○不○中○正○而○其○辭○之○善○不○減○初○爻○蓋○他○事○貴○剛○而
訟○獨○貴○柔○聖○人○之○惡○健○訟○也○如○是○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張○兩○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訂○疑○此○註○與○胡
氏○之○說○杜○光○本○曰○程○傳○本○義○及○楊○氏○吳○氏○謂○陰○柔○居○下○不○能
終○訟○是○初○之○不○永○所○事○者○非○不○欲○永○乃○屈○于○才○勢○而○不○能○永○也○

倘其才勢足憑則亦未可事矣。冒足貴乎。此孔子所以于彖傳曰訟不可成于象傳曰訟不可長。謀以事以理言也。其使民无訟之意深切著明。不比諸儒之解爻辭泥着初六二字。單以才勢言也。

蒙引其辨明正貼終吉意。需九二象傳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益見其同。

訂疑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漸初六有言无咎。皆謂言語之傷也。何獨此爻不同。若果不同。朱子何不別白解之。如云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程傳既訟矣必有小灾或謂是遺官榜者不知初因有小傷而訟其辨已明如何又遺官榜杜光本曰據朱子語錄則小有言自當作我被人傷如蒙引云始雖有小傷以及訟方是一說小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正申貼不未可事殊覺重複累費程傳謂既訟矣必有小灾故小有言也則尤上礙不和可事下礙終言如于象辭亦甚費解難通矣

又按初爻无位為庶人之訟二三四上皆公侯卿大夫有爵土者之訟也觀爻辭可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以惧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訂疑春秋。允據邑者。皆以叛書。元咺歸晉。固不免戮。武仲據防。雖不書叛。罪其要君。九二。遁而非據。而所遁者。又三百戶之小邑。故无肯也。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其本欲訟者。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訂疑當作欲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肯。○雙湖胡氏曰。初三四吉。二僅无肯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竄。非本无

訟上之心也。易于君臣之際嚴矣哉。

訂疑九二正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者。而爻辭云爾者。蓋據其為險之主而言。卦名之所由取者也。

易因曰。此亦有土者之所爭。非比閭閻編戶以細事相訐。乃與大獄也。

梁山來氏曰。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之不可訟。故歸逋云。

訂疑二為勢不敵。分數多。故象傳只就勢上說。杜光本曰。本義

雖未嘗全以勢言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三句卻歸重在勢上了。來氏以理勢平講于爻肯不合。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平庵項氏曰。上兩句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上六象傳句法。蒙引此全以勢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體夫柔弱以順乎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效。非也。

程傳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云：上至末。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訂疑今皆從徐氏說。非只如坤六二爻義而已。但坤六三從王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本義

云○不○出○則○善○

蒙引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貼食舊德不出貼或從王
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
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

蒙引食舊德有是德乃宜有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德為天
位然

訂疑舊德者由其先世嘗有功德于國于民朝廷封以爵土使
其子孫得世祿焉故曰食舊德班固西京賦士食先朝之舊德
是也貞則不唯守舊且又要貞食舊德守前人之遺業而不爭

非○分○之○獲○也○貞○者○守○法○奉○公○如○史○記○所○云○自○全○以○蕃○衛○天○子○篤○
于○仁○義○奉○上○法○是○也○如○所○云○于○孫○驕○溢○忘○其○先○淫○變○身○亡○兢○
于○當○世○之○禁○則○貞○之○反○也○厲○者○或○以○柔○道○而○不○免○為○剛○強○所○侮○
也○是○以○侯○伯○公○卿○大○夫○之○有○將○祿○者○言○故○二○曰○邑○三○曰○食○舊○德○
四○曰○即○命○上○曰○錫○之○鞶○帶○
陸庸成曰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
其苟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云

訂疑象傳從上明是指從王意與坤六三文言同本義解為隨

人○非○爻○辭○本○義○亦○非○象○傳○本○義○或○謂○泛○言○從○人○不○指○從○王○猶○言○不○為○魁○也○尤○附○會○本○義○而○失○之○遠○者○

蒙○引○食○舊○德○是○說○訟○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同○且○以○

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亦○字○

俱○不○通○了○况○以○王○事○為○訟○事○豈○可○乎○

訂○疑○若○以○王○事○為○訟○事○夫○訟○有○何○功○之○可○成○乎○又○王○事○王○字○不○必○是○天○子○說○見○坤○六○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云○上○○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

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貴改過如此。○紫引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梁山來氏曰：復即命者，外而去其忿爭之事也。渝安貞者，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吉者，雖不能謀始于作事之先，亦能改圖于有訟之後也。二之訟，險之使然也。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不可敵，故歸而逃遁。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識義理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訂疑諸儒以命與貞分事與心言然本義曰命止理也與下貞天○子○亦○云○字終无別意殊重複愚按命者朝廷之命數也爵命也解○奇○而○破○不○得○動○移○繫帶命服之飾即此命字盖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列爵班祿各有等序不可僭越九二以上五爻除五君位餘四爻皆有爵土者之訟二曰邑人三百戶三曰舊德皆以祿言也四曰命以命數言也上曰繫帶以服言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若以氣數之命言亦可詩曰實命不猶即命者以命自信也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猶愈于

正理之說。復即命。易瑩謂復還其舊。就愛上命。先獲我心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訂疑元吉。王肅程傳以君言本義以占者言。而本義意尤明白。瀘川毛氏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子訟之。大者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可見。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之小者不必聽也。訂疑此占法也。蒙引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訂疑卦辭利見大人。彖傳尚中正也。尚○貼○訟○元○吉○即利見之義。取其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諸侯之訟。獄者不之克舜之子。而之舜禹不

之紂而之文王正尚其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訂疑此不論其訟之曲直。但因其終訟而耻之。

本義以剛居訟極云。至終朝三褫之。象。

訂疑程傳本義及胡氏皆作假象非也。初為庶人之訟。自二以

上除五君位。餘皆有土之君。及有爵之臣也。其所爭或土田。或爵命也。古者世家世國或嫡庶長幼之間。或朝覲會同班位次。

序之際。或比鄰壤地相接之界。皆可致訟。如爭爵而訟。勝者受服矣。苟非其理。終必見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孔子視周公之意，深切。

或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概。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別是非。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杜光本曰：世亦有冤深讐切，不得不訟者。聖人未必盡惱之。吳說足以維挽惡俗，故訂疑未之也。



坎下
坤上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二

正宜堂

師貞丈人言无咎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訂疑弗從強驅。似持本國之民。不切占意。

訂疑以尊嚴解丈人。似孫武司馬穰苴韓信之徒。可稱丈人矣。陸庸成擬丈人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始當其實。

本義用師之道云。○朱子曰。吉无咎。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

好方得无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有咎。无咎吉，如一件
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
則臨事，惧好謀而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
吉。訂疑，愚謂伐所當伐，祭所當祭，是元咎。如行師之道，既已正
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是當作好，便是吉了。還
有甚咎，亦程傳意，非本義意。

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二以一陽為卦之本，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
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

蒙引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言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為丈人○自君稱之為長子○參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矣○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程子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與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程敬承○曰○吉而有咎○龐秦之滅六國是也○无咎而不吉○孔明之伐魏是也○訂疑程子之說○本于王氏畧例○朱子語錄○亦明程子之說○本義

則以吉无咎相連說。若參義則吉无咎即在貞丈人字內亦本義之意。

梁山來氏曰。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窮兵黷武之咎。

胡凝初曰。貞與丈人俱主王者出師命將說。兩意並重。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潘雪松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得。若說深謀長計。只

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好生。其用兵出于不得已。丈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心說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獻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皆丈人之德也。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又曰

逆取而順守之。曰丈人曰小人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狙詐威作使悖經甚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訂疑程傳不成文理。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云云。謂為將者能左右其衆。而節制之。為王者之師。以釋師貞之義。不唯與卦辭本義自相矛盾。亦且顯悖經傳本文矣。桓文之師。何嘗无節制。曹操呂蒙亦能為之。遂可以王乎。竊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三句直當刪之。且訓以為能左右之。亦穿鑿无謂。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言簡而確足以解紛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

訂疑此句突然或專指剛中句耳而本義因之遂

誤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此
下已是人主事伊川未分得清楚遂不免槩混作為將之事矣

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
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
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進齊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也不剛则无威

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本義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云云至末。

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確矣。程傳徐氏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卦體九二

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大人也。又卦
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
義之師。剛中而應。又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
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
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来其蘇。
室家攸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乎。行險而順。卦
吉又何咎矣。是通承貞。大人吉。與卦辭合。
辭本義。有伏至險于大順之說。彖傳本義。又云。行險謂行危道。
順。謂順人心。二義不同。皆可用也。程傳只言順動。未明其義。而
民從之。程傳以東征西怨釋之。指鄰國之民也。本義雖未嘗言。

想亦如此。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費財，所謂毒天下也。似指本國言，非也。觀天下字，當指鄰國。王者用兵，如櫛髮耨苗，所損者少，所利者大也。

杜光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主人君言，非主為將者言。只觀貞字，在丈人之上，便顯然无惑矣。知卦辭即知彖傳矣。故能以衆正二句，是人君與師之得其正剛中而應是人君授師之得其將行險而順是人君行師之得其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乃統承上三者而言也。程傳本義及近日講者，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曷不取王與天下三字一思之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聚衆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義淺

訂疑畜訓聚救六反其

本義水不外于地云云訂疑謂養民即以畜衆畜訓養許六反乃着力字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元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訂疑程傳劉氏容畜元別本義串作一事○愚謂容民以養言○
里樹畜之類也○畜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親上死長之義也○
畜衆猶言足兵○

初六師出以律否戒凶

訂疑註疏皆以否字為句○戒凶為句○程傳從之○

程傳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
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亦凶道也○
本義律法也○否戒謂不善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
戒則凶○

雲峯胡氏曰

以律不言吉○否戒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

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師而失律凶立見矣

亦有理

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左攻右○御以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

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

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為師也

索引不可依程傳兼典師與行師○蓋與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

說為將者行師之法○此又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

理如此

洪氏大法曰○三軍之命○繫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紀律○故有制

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飛航講意。威令不行。而士卒驕。節制不威。而部伍亂。安有不敗。
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註以剛居中而應乎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為師之
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

訂疑在師句。中句。程傳用之。

程傳九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寵命于三也、訂疑此以錫命為中之後效、六五在上、

既寧委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又以

錫命為命、將時事與上云、不蒙、○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

膺寵錫也、訂疑此以威克厥愛為中、與程傳異、以錫命為中之

後效、與程傳前段同。

本義九二在下云、○朱子曰、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
吉、訂疑此以在師中為句、猶言在軍中也、剛中二字、安在在師

中之上貼九二字乃說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

訂疑在師中為句即卦辭本義卦噬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也吉无咎為句以其有剛中之德故吉而无咎即卦辭之吉无咎也但卦辭合貞丈人而言命將者之事也此以九二而言將之事也王三錫命雖亦本應五而言但在師中之後效耳

蒙引在師中吉說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

王者見其在師中言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
為將非褒其成功也○梁山來氏曰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温
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裘是也乃寵任其將非褒其成
功也

訂疑又辭王三錫命乃申言言无咎之事或獎以温語或錫以
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摠言言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言无
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
言言无咎乎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訂疑又在師中句。象也。吉字屬无咎為句。占也。象傳以吉字截屬上句。乃足其四字句法耳。不言无咎省文也。象傳多如此。程傳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雲峯胡氏曰。又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訂疑可見承天寵。即王三錫命句。乃吉字內意也。

蒙引一說此二句。申又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

訂疑諸家紛爭錫命句。或以為褒其成功。或以為專其委任。主專委任者。為象傳懷萬邦之句也。言王者重萬邦之命。故不得不厚其寵命。以結將帥之心也。愚謂即以懷萬邦言之。程傳

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未為不確而紫引來氏必以王三錫命為專其委任過矣。

六三師或與尸凶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改餽、則與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郟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訂疑程傳二楊之說○只宜于六五爻用之○否則六五爻辭為復矣○

本義與尸○謂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也○云○朱子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便疑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而歸之義○

訂疑按本義云○蓋此等人○必不量力而生事○以微功○不度勢而欺敵○以召禍○如趙括項梁宋義之徒○豈少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陰柔不中云云。

象曰在次无咎未失常也。

訂疑本義云云。取程傳語。○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洪氏大法曰。司馬懿忍辱以拒亮。廉頗堅壁以存趙。非見此乎。

訂疑後世人主命將。計必遙授。事從中制。將帥不得專其進退。進无克敵之功。退加逗留之罪。獨何款。楚子囊與吳戰。兵寡不

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道。以其為利也。今誠利矣。將軍何死。若楚王者。可謂知左次无咎之義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疏人之脩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可以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此言往問而无咎也。訂疑言作問罪之辭。本註說程傳從之。

程傳五君位。典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

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九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蘇子瞻曰。執之有辭矣。訂疑亦程子說。文氣不順。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云言語辭也。訂疑謂語助。○蒙引執言

執字從禽字來。

訂疑執字從禽字來。謂搏執田中之禽也。執禽者豈必用辭說以諭之。如討罪者之用誓辭檄文露布哉。故朱子以言為語辭是也。但按易辭无以言為語辭者。即他經傳并无竊恐是訛字。郭作執之想當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訂疑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指九二本義无文或說自六五言言其中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曰本義柔順而中只言其不為兵端與長子帥師无與也。愚謂蔡氏此說駁得差了。蓋經傳之緼其為本義所不及發者多矣。且如屯利

建侯本義取初九而彖傳不取非本義之為蛇足也坎彖傳以
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乎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
缺漏也此又彖傳使不當也句將以五言乎以三四言乎如以
五言則中行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
剛中乎又以象傳考之泰六五應九二由中以行頌也臨六五
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鼎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為實也皆指六
五此又何獨不然且爻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與尸為一事言
任將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
主任將者說與爻辭同蔡氏不玩爻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

氏宜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訂疑爵命從疏說。開國封之為諸

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謂用

之共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此專言師終之義。

不取爻義。○朱子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

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

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

復數人而他人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

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之參預國政，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訂疑程傳：開國使為諸侯，承家使為卿大夫，非也。承家謂世祿也。若訟六三，所謂食舊德是也。卿大夫是王朝之官，固非所以賞功。且古王朝之卿大夫，多外諸侯入為之也。文辭繁自周公多用程傳及朱子小註之說，亦非也。古者天子六軍，總師者大臣一人而已。其領六軍佐元戎者，不過五六人。亦平日之六卿大夫也。其餘將校各統于其軍之帥，而總制于元戎。其將校之

功皆上之其軍帥六軍之帥又各以其功上之元戎其班師而
歸元戎受上賞六軍之帥次之此開國承家之差等也其將校
或王朝之命官或鄉遂之士大夫亦以次受賞耳元開國承家
之例也蓋古之將帥皆王朝之大臣多取于外諸侯之賢入為
王官其先已有爵土今論功行賞其无封土者則開之國其已
為諸侯者或益之地不過五六人而已其承家世祿者已是功
之薄者矣豈若後世之將帥或取之布衣或拔之士卒其偏裨
將校多市井无賴之人或亡命椎埋之子一戰而勝至于叙功
遂濫侯數十百人乎觀經文長于帥師弟子與尸弟子叅之尚

有與尸之禍。豈有用小人為將帥而反有開國承家之功者哉。
此周公所以有小人勿用之戒。孔子所以有必亂邦之戒也。
按易爻辭。其為小人之必不可用者。除師上六大有九三外。臨
之六五。離之上九。革之九五。此神明之祚。天子之尊。小人之所
萬不敢僭擬者也。如觀之六四。益之六四。或小人行役。而遊乎
王國。或天子清問。而詢于芻蕘。是小人亦有用得此爻之時。獨
師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則小人決不可用。故特戒之。
又按聖人作易。與人為善。未嘗輕絕人。以小人故。師之上六。與
大有之九三。剝之上九。遯之九四。大壯之九三。革之上六。雖並

有○小○人○之○辭○然○皆○令○占○者○自○審○未○嘗○斥○言○其○小○人○也○又○按○本
義○然○小○人○雖○有○功○云○至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朱○子○似○以○為
爻○辭○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似○為○餘○意○愚○以○大○有○九
三○爻○辭○推○之○其○曰○公○用○亨○于○天○子○言○公○侯○占○得○此○爻○宜○用○亨○于
天○子○也○小○人○弗○克○言○小○人○雖○占○得○此○爻○用○不○得○也○則○是○小○人○遇
之○不○得○用○此○爻○乃○正○意○也○玩○公○用○小○人○勿○用○二○用○字○可○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訂○疑○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周○公○繫○爻○正○意○也○周○公○恐○小○人
遇○此○爻○妄○有○封○侯○之○想○而○喜○開○邊○釁○如○今○漢○武○伏○兵○馬○邑○之○旁

者○遇○大○有○九○三○遂○生○投○獻○之○私○以○奠○寵○倖○如○明○洪○武○朝○有○獻○能○
詩○女○子○而○被○誅○者○故○特○戒○之○蒙○引○以○為○朱○子○所○補○誤○矣○訂疑觀○象○傳○
之○確○只○是○能○據○經○傳○本○文○為○斷○耳○
曰○必○亂○邦○也○則○是○本○義○所○云○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
占○乃○孔○子○之○說○也○而○以○為○周○公○繫○爻○之○本○意○非○也○
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夫○奉○辭○伐○罪○論○功○行○
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况○于○
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
而○用○師○何○必○舍○此○而○他○求○哉○